



## 书屋杂谈

□罗建辉

石绍河生态散文有浓重的乡土怀旧情结，试看他的《桐子地》：其实，桐油在竹溪人心中自有广泛的用途。那时竹溪还没有电灯，连煤油也很少有人家买得起。夜里照明就靠桐油了。家家都有一个或几个半人多高的木制灯台，灯台的上部穿着横档，横档的一头挖空一个拳头大小的圆洞，圆洞上放一铁制的灯盏，灯盏里倒满桐油，再放上灯草芯，蘸上油，划火柴点上，满屋子刹那洒满昏黄的光明。灯光黯下去了，添上桐油或拨拨灯草，又亮如当初。试想，没有在农村生活过，未曾有过儿时农村生活的体验，能有这般朴实而真切的感受吗？比如我就没有看到过桐油灯，桐油灯我倒是看到过。对故土生态与风情深情、真挚、巧妙、新鲜、隽永的表达，构成了石绍河《桐子地》朴实无华而新颖别致的乡土怀旧艺术基调。同时，这种桐油灯，又特别生态环保，其使用对环境无污染，其来源也不需要去通过工业渠道破坏生态环境，这是作者在字里行间暗中大加赞誉的。陆文夫曾说，人的回忆就像一把筛子，将草籽、瘪籽漏下，留下来的种子颗颗饱满、闪光发亮。回忆中的每一对象，无论过去是以何种状态存在，都是美好的。霍金在《时间简史》中的有序和唯一使事后记忆成为可能，而记忆，其实就是对美好和稀缺的留存。回忆保持着对往昔的经验，人们藉此经验更好地去把握现实生活。过去经验储存的信息和当下的活动方式，建构着回忆的结果，昨日在回忆中重现，旧梦在回忆中重温。而石绍河关于桐油灯的回忆，无疑将人带入了一种旧梦之中，美好而迷醉。

谁也不能否认，中国的农民是伟大的可爱的。在世世代代用汗水向土地换取，用果实向社会奉献的往复循环中，对生态保护是功不可没的，农民们的秉性也是不会改变的。《花生地》一文对此写得太深刻、太实在了，它深刻实在得令人心悸：竹溪的年轻人则远天远地出外去打工挣钱，田地好多都抛荒了。但那些留守的老人，还会在菜圃里每年留下一亩两亩地种花生。不是为了销售卖钱，而是为等孩子们回来过年过节，边吃花生边享受天伦之乐。我年过八旬生活在竹溪的父亲，每年

## 迷醉与回归

## 石绍河生态散文创作中的乡土怀旧意识探讨

什么都不种，却要整土备肥种上几厢花生，收获后带进城里，让我们一家人慢慢享用。我们有时劝他不要种了，他要么不听，我行我素；要么很生气，骂我们不孝顺。我们只好由他去，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他的劳动成果。普通的花生，包容了多少深厚的生活容量！石绍河通过自己的父亲，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农民是多么的恋故土、坚守内心！曾经有一种蔑视农民的观念，似乎农民天生是要受苦的，其实这极不公道。按恩格斯的论断，农民有两种：开化的农民和不开化的狭隘保守的农民，石绍河的父亲是一名村干部，无疑是前者，而且，他父亲曾无比辉煌：父亲作为土改分子和生产劳动积极分子，1958年春天被推选为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在北京欢度五一劳动节，参加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揭幕典礼，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还参观了东北、上海等地。这是父亲一生最骄傲的事。在石绍河眼里，农民都是值得予以关注与关怀的，他们乐贫安命、无声无息而又承受了太多的磨难，而且毕其一生，他们也不改农民本色，坚守农民的初心。作者的意绪和情感，已与父亲融在一起、与农民融在一起，也和农村良好的生态环境融在一起。这里，我想到了海德格尔的诗意图的栖居。石绍河的父亲，是不是就是诗意图的栖居？他的花生地，他的曾经无比辉煌的经历，就是给予他诗意图的土壤和养料。海德格尔是从未来回溯到现在和过去，他的出发点是对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和现代形而上的重新梳理，其最终目的就在于要为全人类找到一片不受现代文明玷污的净土，使其可以诗意图地栖居在大地上，臻达澄明和无蔽的佳境。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为现代怀旧理论提供了十分具有说服力的精神依据，他思想中的怀旧意味对现存文化具有相当大的颠覆性，且在颠覆的同时强化

了怀旧批判现实和构设未来的功能。海德格尔思想中的存在的问题，即人在世界中存在的问题，他对存在的思考与诗性紧密联系在一起。从现实意义上来说，他这种诗意栖居的状态更是一种美妙而高远的玄思，一种自由而美好的想象，一种纯净而清澈的情怀，他为人类的未来设定了一条温情而诗意图的归途，这也体现出怀旧的审美品质，也更接近于人类应该看护大地、与大地共在的生存状态。石绍河的《花生地》《父亲母亲的共同身份》等生态乡土怀旧文学作品，通过勾画出一幅幅美好的生态画面，在简朴与恬淡中充满了家园的舒适与怡然，透露出人性的真诚与和谐，展示出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这种最本真与自由的状态。

我想感受乡居的独特韵味，拉开窗帘，熄灯睡觉，如水的月光透过窗户洒在房间的地面上，满室生辉。侧身向窗，可与笑盈盈的月亮、亮晶晶的星星照面对话。同月亮星星一起入眠，一定会有关于美丽乡村的好梦甜梦。还乡或者说回归是中外文学一个古老的主题，从《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返乡开始，还乡的祈愿和情感就一直萦绕在文学的描写中，这是家园之思，更是无法割舍的血脉相连。还乡之路是极为艰难和痛苦的，每一个阅读过《奥德修斯》的人都会被他和部下对故乡的眷恋和执着返乡的情感所打动，从中认识到只有毅然不舍的信念才能克服重重险阻指引游子回到故乡。石绍河的生态文学写作继承了这些母题的合理内涵，站在当代生态立场上使它们获得新的内涵和意义，通过对乡居的独特感悟，通过在生命体验和情感关照中以生态思想、生命意识和审美批判的目光挖掘人类历史文化和深层积淀的生态内涵，让它们获得新的文学表现。

石绍河的生态散文让读者和作者一起，在文学的指引下回到故乡和大地，走

进日常生活和大地上那些最普通的事物，从中感悟到人与自然和谐共融的美好，带给我们关于生命的宁静、肃穆、感动、诗意图，以及关于生命、关于自然的万千感慨。他的生态散文用语言形象重新唤起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感觉，触摸到大地的血脉，让我们的生命回归大地，听到来自内心的心的呼唤，与其他生命惺惺相惜。十八洞人深深爱着这些与他们朝夕相伴的树。村里的规矩就是敬重天地，尊敬父母，尊重生灵。不要放火烧森林，不能拿刀刮树皮。这些不仅是十八洞人安身立命的基本规矩，也是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基本要求，更是体现自身修养和文化涵养的起码要求。简单朴素的规矩，蕴含着质朴而深刻的文化底蕴。这种文化底蕴是深入骨髓和血脉的。苗绣暗色底布上绣着日月星辰、虫鱼鸟兽、花草树木，古朴绚丽，伴随终身。这是十八洞人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最好例证。人是行走的树，树是扎根的人。树就是人，人即是树，和谐浑然，这就是自然。人与农田、人与动植物、人与溪流山丘等，都是这种状态和这种关系，充满了诗意图。诗意图的栖居是多么令人向往和美好的事情。十八洞的树就是不一般。从石绍河《十八洞的树》可以看出，生态文学中的还乡和家园，是重建一个供一切生命和睦共处的生态系统。人不再是主宰，而是整个生态系统中生机勃勃的一部分。传统的信仰、习惯、生活方式都能在新世界的建设和创造中得到尊重、保护、传承。就如陶潜的《桃花源记》那般，黄发垂髫与桃花源中的一切生命都相伴相安，怡然自得。抱着道的生活态度，以安顿现实的生活。要达到理想的境界，将追求生存的自由当做目标，人生追求与艺术境界合一为至高的自然之道。自然，本身就是让人怡情娱乐、寄托怀抱的家园，因此，自然和家园成为乡土怀旧的主要内容。人们把无法返回的故乡放在所处的现实社会中进行精心的处理，以此使现实从内在成为自己理想中的家园。

米兰·昆德拉说：离别大地亦即告别真的生活。石绍河的散文，通过乡土怀旧并借助生态文学回到生活回到大地，在与大地、自然和生命的贴近中拥有了诚意和归属。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尔，并永远保持不忧不惑、不骄不躁的气  
质和定力。

爱生如子，勤修仁爱之心。严寒酷暑，日升月落，崇山峻岭中常常见到拖着残腿拄着拐杖，手脚并用爬遍青山迎接贫困学生的覃东荣的身影。三十多年，他访问学生一万多，为贫困学生垫付学杂费、生活费累积达三万多元，收留六名贫困学生。去世后没有一件像样的寿衣，留下来的是两万多元的债务。要让所有读不起书的孩子都有书读，这是一个教师对学生的爱。爱是教育的灵魂，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汪曾祺的《人间草木》中有这样一句话：陪我门口的花坐一会儿，当个守护花开的使者，我们广大教师就是守护花开的使者。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天工施造化，万物感春阳，我们的爱会化作春雨，化作春阳，定会守得满园花开。

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覃东荣校长杏坛三十四载，不计较个人得失，潜心教书育人。让我们记住习总书记的教导，做四有好老师。初心不忘来时路，逐梦笃行育新人，我们一起沿着覃东荣校长的足迹，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上砥砺前行，真正成为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

斯特洛夫斯基不是说过：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致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致因碌碌无为而羞愧。所以，我很理解一些人为改变单调重复的工作、生活状态，毅然离职，只为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同时我还坚信一段话：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

读书，其实也是在读人生。沉淀在岁月里的事和形形色色的人，会不自觉地出现在脑海，没有文字却是可以反复品味的鲜活教材，每次都会有不同的认识，这是识人辨事的积累与历练。但更多时候则是读自己，读自己的灵魂，读自己的所作所为，这样的反省常常令我汗颜，颇有触动。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黄庭坚的这段话，我觉得也有强调读书需要对照反省的意味。

打开书本，就是打开一扇思想之门。读书，让我安享岁月静好，虽没有富庶的物质生活，仍有富庶的精神食粮，滋养我的气质，滋养我的谈吐，滋养我的胸襟，当然也会显露在我的文字里。



## 文化掠影

□唐先忠

张家界特殊学校，开展了《本土文化进特校的艺术教学模式研究》的课题研究，尝试通过挖掘和弘扬本土文化，让特殊教育学校的培智部学生运用艺术表现手段把自己对张家界的本土文化的情感和体验表现出来，让他们感受到家乡的民俗风情，激发他们热爱家乡情感。

大庸花灯是张家界市永定（大庸）城乡广为流传的民族民间小戏曲，是土家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把大庸花灯融入本土文化进特校的艺术教学模式是可行的，特别是针对特校培智部的学生。

## 大庸花灯的特点

大庸花灯的特点是演员少、道具少，乐器少、场地小，有很大的随意性。

大庸花灯是由一丑一旦各持一把折扇，按唱词叙述故事情节且歌舞地进行戏剧性的表演，动作温文而雅，极少摸、爬、滚、打的激烈场面，故被人称之为“文花灯”。

大庸花灯唱词内容广泛，曲调丰富多采，现挖掘整理的词曲已近百首，其中最富特色，广为传唱的花灯曲目有：牧童放牛、放风筝、卖花、四季相思、瓜子红等。

唱词源于民间，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曲调婉转悠扬，既有江南丝竹婉约之韵，又不失土家峒俚俗之音；表演有一定程式，载歌载舞，风趣活泼，粗狂中透出土家山寨的泥土芬芳。有广泛的群众性，每盘花灯演出时，围观群众少则几十，多则成百上千，台上两人表演，台下数十人帮腔。

## 大庸花灯融入特校艺术教育课程的可行性

张家界市特殊教育学校正处于张家界市永定区，而永定区正是大庸花灯的发展与传承地，结合大庸花灯和特校培智部学生两者特点，把大庸花灯纳入特殊学校培智部教学课程是可行的。

大庸花灯有很强的地域性。白花灯传入张家界后，只在张家界本土传唱，每到春节，各路花灯纷纷出动，串街走巷，随时随地演唱，尤其是元宵节这天更是热闹，男女老少都到街上看花灯。特校的培智部学生基本上来自永定区，对大庸花灯从小耳闻目染，就算有智力障碍，也能知道花灯的表演形式，有利的环境为大庸花灯进入特校艺术教育课程创造了条件。

大庸花灯有很强的大众性。在张家界永定区，每个乡都有一个花灯表演队，乡村里的老一辈几乎人人会唱。随着广场舞的兴起，广场舞的爱好者们又把大庸花灯的曲调做成了舞蹈的旋律，使花灯更加普及起来。特校学生在节假日和课余时间常陪伴家长出入或经过这些场所，在不知不觉中对学生产生了一定的引导作用，从而诱发了他们对大庸花灯的学习兴趣，在特校纳入花灯艺术教育课程是可行的。

大庸花灯有很强的随意性。大庸花灯不同于京剧、豫剧等大型剧种，不需要舞台布景、众多道具和服装，只要锣鼓一响，一丑一旦立即上场，启动乐唇即兴表演，演完既走，非常随意。大庸花灯纳入特校课程，学校无需为舞台、服装而考虑，至于伴奏的乐器，二胡、锣鼓等，一般学校都有置办，也不需要过多考虑，演员表演动作温文而雅，极少爬、跌、滚、打等高难度动作，特别适合智障学生学习。这些条件都使大庸花灯融入特校艺术教育成为可行的。

## 大庸花灯融入特校培智部艺术教育课程的相关措施

丰富多彩的学校教育是实施的保证。让学生通过学校的艺术教育了解家乡文化，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感受到张家界土家族民族特色，产生对张家界土家族本土文化的美好向往。

学校安排大庸花灯进入日常课程，提供艺术教学模式的保证。

根据课程安排的整体性原则，要着眼全局，统筹安排好课程计划所规定的每一门课程，使之处于能发挥最佳效果的恰当位置。结合特校培智学生的特点，他们模仿力弱、记忆力差，对他们教学必须反复练习，以时间来换取成绩，才能保证大庸花灯以艺术教学模式在特校顺利进行。

促进教师专业成长，提高艺术教学能力。

特校有专业的音乐和舞蹈教师，对于他们来说本土文化大庸花灯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没有现成的教科书，老师就组织教师到网上、文化站查找，拜访本土民间艺人，探寻大庸花灯曲谱，向他们学习大庸花灯的伴奏方法，录制大庸花灯的表演视频，编写教材。教师通过探寻本土文化，可以摆脱教材束缚，开展灵活多样、生动活泼的艺术教育模式，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校本课程活动方案，促进教师艺术教学能力的提高。

挖掘民间艺术家和家长资源，形成多种教育合力。

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策略，与民间艺术家、家长相互配合，促进学生各种能力发展。家长是学生的第一教师，老师利用会演唱花灯家长的优势来亲自指导孩子学习，配合学校的教学，学生学习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邀请民间艺术家来校参与活动，表演大庸花灯给学生看，让学生感受的艺术表演的优美，本土文化的魅力。这样，从学校到家长，从家长到社会，从社会到老师，成为一个互动整体，给学生们创造一个丰富多彩的、优良的生活学习大环境。

（作者系张家界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



## 莫问收获 但问耕耘

## 《红烛》有感

□卓 宁

虔诚地捧起向晏漪的著作《红烛》，一字一句地细细品读，文中主人公覃东荣校长的形象在我眼前一点点清晰起来。他是洪水中冒死救起学生的“拐杖校长”，他是六个贫困孩子的“再生父亲”。覃东荣校长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七年，但他的名字依然被人们铭记，他的故事依然被人们传颂。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覃东荣校长以一颗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赤子之心默默兑现着“要让所有穷人子弟都能上学读书”的初心诺言。他的一生平凡而伟大，他是我们所有老师的典范。

牢记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覃东荣十五岁进学堂读书，他深知幸福来之不易，对党心怀感恩，争分夺秒学习。他在笔记本上写道：“我的生命是党给的，不是共产党的帮助，十五岁的我就不可能进学堂读书识字；我的知识也是党给的，我要报答党的恩情，报效祖国，把我的一生献给党和祖国的教育事业，要让所有读不起书的贫下中农子弟都能上学读书。”三十四年的教书生涯中，理想信念始终是覃东荣心目中的精神阵地。他在教职工会上说：“牛就不要误春，要发扬老黄牛精神，默默奉献。既然当了老师，就要当一名老百姓放心的老师。有什么样的教师就有什么样的教育，有什么样的教育就有

什么样的学生，梦想要以梦想去点燃，理想要用理想去唤醒。少年强则国强，要首先教师强。只有我们广大教师树立崇高的职业信念，把教书育人当作自己的使命，我们的教育才有希望，我们的少年才有希望。

恭恭敬勤勉，涵养扎实学识。覃东荣先生时代勤奋刻苦，连跳三级，小学六年只用三年就提前毕业。工作后更是不放松学习，没读过正规的师范学校，就自己购买各科参考书，认真钻研，苦练基本功，加强业务学习。他走遍周家河小学、龙盘岗小学、泗坪小学、枫香岗中心小学，向有经验的老教师学习。担任教学中心完小副校长后，他督促全体教师开办“自学辅导教学”“合作讨论式教学”“课题研究式教学”“分层学习式教学”和“开放式学习”等多种新式教学模式，从而探索出培养学会做人、学会学习、学会合作、学会生活、学会交往的立体式德育网络教育方式。无论是作为学生、老师还是校长，无论身份发生怎样的变化，覃东荣从未停止过学习。古有圣训“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们处于一个伟大的新时代，我们要像覃东荣校长那样永葆学习知识、追求真理的热情，像孔子一样



## 书与人生

## 读书所思

□李仲

安静地坐在桌前，嗅一缕书香，品文字芬芳，应该是这快节奏生活里最为惬意的时光。

读的书多了，加之岁月的无情磨砺，我似乎对你迷茫的原因在于读书太少而想的太多，有更深的体会。曾看到过一幅关于读书的漫画：站在不同高度的书籍上，每个人看到的风景各异，从低处的一叶障目到高处的霞光万丈，阅读的厚度决定了人生的眼界与格局。这便是读书的作用，更是对多读书最生动形象的写照。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登高方能望远，阅读让我们看到更遥远的风景，进而读懂生活的基础上探得生命的真谛与意趣。

走入书中世界，总会有大隐于市的感觉，天高地宽心静，身心的疲惫与焦躁、世事的纷争与繁芜都逐渐消散。我不再为一次次小小的人生挫折而痛心疾首，不再为他人的误解和刻意中伤而烦恼无边。人生不满百，何必千岁忧，应该就是这样的境界。

读书歇息的时候，我便会走到窗前，与那片田野对视，尽情阅读浩瀚与辽远中的意蕴。自古以来，文人内心深处就有亲近自然，感悟天道，安享美善的追求，所以才有了“文章是案头之山水，山水是地上

之文章”的妙论。山峦起伏间孕育了多少千古文章？潮起潮落间回响着多少不朽的吟唱？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总觉得伟人毛泽东的这首《沁园春·雪》，波澜壮阔，大气磅礴，也只有他的雄才伟略才能与这片土地相契合。我无法企及伟人的胸襟气魄，只是希冀在与这片土地的目光交汇中，摄取芬芳的气息滋养我的灵魂，读懂人生的真谛。在广袤的大地面前，人显得何等的渺小！无论你地位多高，名望多大，终究会是遁于无形。需要珍惜的，是我们短暂的人生，奥

（作者系张家界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